

NO.2

KEYWORDS

关键词 >>>

“上山下乡”

乡土

乡土与技术

经验

方法

关注贵州

基准——以普适社会为参照

标准控制

三个关键的控制环节

西线在工作

多种可能性模式

“可能性” + “技术观”

再生

> “上山下乡”

我们形象地将在西南地区的长期实践称之为“上山下乡”。多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使“上山”与“下乡”两个不同分类标准的动词自然而然地组合成组，其潜意识中传达着人们的心理共识：乡土藏在复杂的地理位置中，“上”与“下”的关联成就了地域。

“上山”是受制于地理的形态学结果，“下乡”是基于普适社会对乡土俯瞰式的态度；“上”与“下”的区分源于一个基准，既是地理的基准更是社会状态的基准，它以普适社会作为参照系。“上上下下”的碰撞由此爆发出两种方向的专业性探索：“上山”试图将山地的地理限制性要素与物候因子转化为空间控制方式，“下乡”则试图探索乡土系统投射下的通用化建造。

> 乡土

一种是形而下的、真实的身体乡土；一种是韩少功小说《马桥词典》中，文字生产的形而上的思维乡土；一种是意大利影片《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那介于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媒体乡土。这里的乡土似乎藏匿着技术/媒介/乡土间差异性的较量、制衡与渗透，这或许有可能成为西线研究现代社会乡土建造的意识突破口。

> 乡土与技术

回归乡土的目的是人类在寻找自己存在的根源，而技术则强调进步与效率，只有乡土和技术这两股力量同时并存，社会才能正常发展；当人们觉得精神上很无奈的时候，他通常会回去寻找乡土，这可能是形而上的也可能是形而下的，还可以是属于中间状态的；与此同时，乡土也是需要改造的，当人们赖以生活的基本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就会依赖技术的先进性与成熟性来反哺乡土，解决乡土建设的现实问题。

> 经验

米兰·昆德拉曾指出，缺乏经验是人类最常面临的一种生存状态，我们从消费、生产等结构体系配置的城市来到面对面的“熟通”的乡土社会或是从乡土社会步入城市，两者所需要的经验是不同的，而建筑师需要掌握的就是从一方进入另一方的经验调整，否则就要出问题，就会盲目地将技术不加控制地带入以人伦及渗透自然为基本结构的乡土社会中，这将会是一种很危险的状态。

> 方法

基于体系去理解乡土社会，就有可能掌握将人伦的意识形态转化成空间脉络和空间肌理的研究方法，这个方法很关键，费孝通关于“差系格局”的理论就引发了我们对相关支持乡土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的关注，其中涉及到了列维·施特劳斯著名的血缘和地缘学说，涉及到了阿尔多·罗西的类型学，还涉及了梅罗·庞蒂关于知觉现象学体系的研究成果，这些就是西线开辟乡土工作的方法论背景。

> 关注贵州

地无三尺平 / 多姿的民族村落 / 红衣、白银、蓝腊、黑瓦、绿竹、黄麦 / 常青树 / 妹娉妹媚 / 高山流水 / 百鸟衣 / 密密的老林子 / 红色记忆 / 溜溜的山歌 / 熙熙攘攘的时尚 / 鳞次栉节的高楼……词的背后是三类属性的作用与渗透——地理的、乡土的、普适社会的。

> 基准——以普适社会为参照

普适社会的存在是当今人类世界的主流与依托，是既成的技术体制与契约结构的产物，标准范式、复数性复制、规范化约束力、流程化组织等是其与建筑空间生产相关的主要特征，它们的存在保证了空间生产的基本质量与成本效率的有效控制，是人造的客观标准。然而这一基准是建立在以普遍性为根本之上的，而自然与乡土则是逃逸出普遍性的可能性，是就技术社会对多种可能性存在遗忘的质疑，此刻它们以在场的方式将矛盾呈现。

> 标准控制

标准性控制是通用建造的核心，是产业政策的方向与国家利益的需要，个体的力量难以撼动；同时它所禀赋的成熟技术 / 欧氏几何关系 / 低成本 / 技术工人众多 / 标准化程度高 / 控制规范健全 / 安全质量保证等，理所当然地成为地域实践的基本技术依托。

> 三个关键的控制环节

环节一：乡土本质结构的发现

环节二：空间控制机制的建立

环节三：将形态与空间关系分解为控制施工的以技术规范为依据的标准性控制

> 西线在工作

试着探寻潜伏在自然表象之后的几何控制规律

试着将氛围作为设计结合自然的起点

试着就阳光 \ 雨露 \ 雾等自然因子对环境氛围的影响展开观察

密集线群空间的基本规律研究与物候因子的空间分析

建构基于生产氛围的特殊的材质组合关系

探索各向应景的环境策略与场所意志的显现

> 多种可能性模式

(1) 上下飘零的空间组织——分岔的山地运动体系（强制特征）+ 片段的天井体系（偶发特征）+ 密集房间体系（功能特征）的纠缠系统。

(2) 基于身体的建造——层级嵌套结构 + 感官性地理容器 + “触景生情”的空间控制。

(3) 重复同构的密集机制——自相似重复同构的集合性“熵体”，一种不确定性的状态变化空间体，具有渗透性界面。

(4) 潜伏在过去——潜伏不一定是背叛，它与其所在群体保持着某些结构性的统一，但肯定是怀有二心，那里藏着一个表里不一的秘密的内在世界。在这历史中心的焦点以及厚重的历史表层下，当代性意想不到地出场。

(5) 氛围制造——可感知的状态体 + 不定形的笼罩物 + 固态的围合物的特殊空间系统，是身体的知觉系统与客观世界的物质材料集相互作用的场，徘徊在可度量与不可度量间。

(6) 潜移默化——以支撑体 + 模范物 + 环绕体 + 情绪变项四要素构成特定的天井教化机制的基本空间配置，并通过精心综合这些空间条件与物候条件，以无言说的状态生产意义，于不经意中教化人的思想，由此成就一种精神之悦，从而潜移默化地实现教化。

(7) 场景生产——建立具备“场”结构的时空控制系统，以不同属性的情景照应不同状态的环境界面，以底面系统整合各向应景关系，共同生产“场”的意志。

(8) “井”空间——“井”是洞穴、陷井、矿井、水井、天井等空间的原型，由井口与腔体构成，强封闭性、回声、闷响、光的渐行渐暗、坐井观天系其特征；由于“井”系地理与生存的重点，逐步发展为从局部向外延生长的疏松的网状结构，井井有条，系其形象的系统结构投射。

> “可能性” + “技术观”

“可能性” + “技术观”的工作框架具有三个层面的内涵：

第一，观念层面——存在的可能性与技术的“半自为”性。对人的存在的可能性的关注正是试图从观念层面纠正技术至上所导致的本末倒置的现实，遏制技术的自为力量；

第二，领域层面——现实与超现实的工作平台，在现实里发现非现实的人和物，保护其中闪烁着人性光芒的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

第三，方法层面——发现→预设→实验→实现的工作流程。发现的目的是在多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与判断，预设的作用是将可能性体系化以建立思维模型，实验的过程是探讨模型的现实可行性，实现则是以技术为支撑的成熟运用。

在贯彻“可能性” + “技术观”工作框架的三个基本内涵的基础上，西线工作室开始寻找在可持续发展预设图景的指导下，处理不同可能性的现实，使之更多地为人类“生活世界”服务的工作方式。

> 再生

传统中国西部乡土建造体系可谓是一套完整的山野诗学建构系统，以人伦（社会结构）、野性（非正统）、诗学（触景生情）及山水关系为核心，以层级嵌套结构为空间生长骨架，注重身体性，成熟而性情地处理人与自然的的关系。西线“上山下乡”系列正是试图通过对这类乡土空间本质结构的再发展，将之与通用技术体系链接，在当代性的背景下再生这一生存版本。■